

长江文艺出版社



白桦文集

卷一 · 长篇小说

白桦文集

BAIHUA WENJI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桦文集·卷一(长篇小说)/白桦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9

ISBN 7-5354-1857-0

I. 白…

II. 白…

III. ①白桦—文集 ②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8457 号

策划编辑:周百义

责任编辑:秦文仲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贺凯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十堰日报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6.5 插页:2

版次: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82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5354-1857-0/I·1419 定价:20.00 元(简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书比人长寿

——《白桦文集》序

Ellenan·Dong

我们总是站在此岸眺望彼岸。一个人一生中可以做的事很多,眺望风景或是凝望一幅画足以耗费掉大半个生命。

一个人的爱、遗憾、怨尤、愤怒,年轮上每一处忍辱负重的无可奈何——在这些文字里明晰又隐含。你会不会有些惊诧,在禁锢和折磨中长出的花是如此的美?你会不会有些感慨,一个人的精力和创造力是如此的旺盛和卓越,在那么漫长的沧桑的岁月里愈加显露出锋芒——穿过他的白发和那么深的皱纹,你会不会有些隐隐的忧伤——无论时事变迁,身在浪尖或谷底,他展示给你的总是那么浅浅的笑容,无怨无尤的一个硬朗的背影。当你读完了这些文字,漫长的悲情之旅,你会不会有些微微的灼痛——和我一样。

一位知名的作家,中国文化界的焦点之一,在中国以外的土地上,曾经牵动过那么多异族人的关切和热望。然而,你相信吗?你几乎不知道这些年来他创作了些什么作品。有一些话,真的不知道该不该在序言中说,或者说,是不是合适。这样的困惑折磨了我很久,我还是决定要将我的忧虑写出来。在中国作家中,白桦先生是“苦难一代”的突出代表,人们知道他是一位卓越的诗人,一位因

敢于直言而饱受忧患的作家。人们因为读到长诗《孔雀》和他的十四行诗而认知了他的才情。又因为电影剧本《苦恋》而感慨他的近乎蒙昧的率真和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当文学在时代的浪尖上风起云涌的时候,那种挤拥在喧哗中的文字和作家是领受了超出常规的灾难和荣耀。那样的灾难在所有人的心中如同梦魇一般,然而,我总对那些默默地承受着生活无可奈何的错误和拙劣的玩笑的人们心存敬意。那些一边躺在伤口上,一边重复着诉说伤痛的人们,甚或想永远地换取藉此赢得的尊重和荣誉的人是值得可怜的。

我的意思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可以得到证实的途径其实只有一种:那就是他(她)有——只需要有——非凡的艺术才华,与旁的并无多少干系。他们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来完成某一形式的具体实现,无论境遇、年龄、环境、健康或者贫病,都宿命一般地保持着对美的执着、信念、追求,存有虚妄的浪漫的幻梦和多情善感的个性。并且常常是让人惋惜地觉得他浪掷了他的才华,那可能是无可奈何也是有必要的浪掷。

我们常常被各种各样的东西覆盖或迷惑视线,并且偶尔也会被牵引或迷失,但最终,时间会证明一切。我真正要表达的是,白桦先生除却是世事沧桑中的“突出代表”,更重要的是他从本质上是唯美、唯艺术、唯爱的——这与旁的,任何的其它的背景也无关。我固执地相信,这将是白桦先生留给我们的真正有意味的东西,并且,我不无伤感地说,可能要很久以后读者才能真正意识到这点,包括我自己。在倏忽间与那种纯美相遇时被深深感动,并领悟到美以外的宽容、善良、怯懦、犹疑和绝望。也许只有时间才会带着我们如老牛拖车一般让我们去明了我们真正想知道的。

有这样的契机,仔细地读他几十年来的作品,了解他的性格,以及由此而决定的一系列命运。在感受和分析他的情感的同时,

为人性中的种种无奈而触动。想着文字与人的关系就是这样微妙,种种翻腾的感受和永远也着不了地的了悟也就这样散开了,我不知道所有的同道是否也以为这属于一种醇美。这些年来,白桦先生的人比他的书更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而他也更多地承受着我们无法想象的重负。一个群体对一个个体的疏远孤立是可怕的,它让人丧失正常的认知力和判断力。它让人没有起码的耐心去了解事实的真相而人云亦云。它甚至让人变得匪夷所思,看到个体在群体力量的压抑之下的无助显得冷漠。也许人都惯于依附和顺从在一个群体的意志中,这使得人们感到安全和省心。很多的时候,在这种依附和顺从中,我们丢失了个人的情感、立场、意志,甚至没有爱和真诚!然而,这并不是说,白桦先生是无可挑剔的,恰恰相反,那么久以来,我读他的作品——几乎所有的,了解他的生活背景和在这个背景上的愉悦或痛楚的线条,更重要的是沿着他的性格轨迹和情感倾向去理解他的种种命运,我看到的是一个立体的艺术家,也正是他的卓尔不群和人性弱点甚至是性格障碍,他的坚强和软弱,懵懂和无畏,坚决又犹疑,多情浪漫而无所适从,敏感锐利又顺从无助……这一切的一切构筑起一个真实的他。太多的颠沛,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的滋润,风云变化的时局的冷酷,那么多的相悖相依纠缠在一起,性格和命运水乳交融地在他身上得以体现。所有的一切都如在劫难逃。他都遇上了,你说是幸运还是不幸?他本来的天性和趣味只听从美的召唤,却要他承担了太多艺术之外的东西,你怎么能不为他担忧!?

作家只需要留下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个人的“他”(“她”)是可以隐去的。然而,我们又常常在对作家的分析、揣摩中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如果说,作家和作品都如中国园林一般曲曲折折而充满意趣,那么,那是读者的幸运。如果你怨恨或轻视过白桦,甚至曾经是他的敌人,你也会偶然间从心底的一个角落里涌出

只有你肯在心底承认的爱怜和佩服;如果你爱他,你更会为他深感不安和焦虑。然而,白桦先生是你所不能改变的,常常超出你的想象,他让我想起了亨利·达维德·托雷的那句话——除了还要爱以外,没有别的反对爱的方法!如果你想知道,他的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他已向你表白,他唯一的疾病就是孤独。那是一种无法治愈和摆脱的痛苦,我以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残酷的折磨造就了他。

在八十年代的后期和九十年代的中后期,白桦先生是用着惊人的力量在他饱受重创,身心俱瘁的同时投入创作。在他的同辈中是罕有的,甚至一个年轻的作家都难以用旺盛的生命力来支撑这样的工作。我特别要提一下的是,在这期间他创作的几篇小说,如:《呦呦鹿鸣》、《红麻雀》、《沙漠里的狼》、《击筑者》以及《古老的航道》。无论对于白桦先生本人的创作,还是就纯粹的小说艺术,都是不可多得的。再一次证明,一个人的创造力是建筑在缪斯的钟情之下,是可以将一切与艺术无关的束缚都轻易地踩在脚下的。

因为种种的原因,大陆的读者很少读到白桦先生近几年来的作品,可他的作品一直在发表、出版,为热爱文字的人们所钟情。他收在这个文集里的两部长篇,《远方有个女儿国》的美国版英文译本和《妈妈啊!妈妈》的法国版法文译本,在海外受到极大的关注和赞誉。在海峡彼岸近几年连续出版了他的几部长篇和中短篇小说集。当他一直深爱的故土上的人们几乎都要把他淡忘的时候;当人们在充满期待中找寻不到他的身影的时候;当他不得不被冷漠和麻木悬置的时候;另一些人在用温情支持着他。率真而浓情的美国人用他们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白桦先生的尊重和敬佩,傲慢而自恋的欧洲人由衷地为他的成就、风度而赞叹。在遐想、虚构、抒情的世界里白桦可以找到安宁和温情。他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和电影剧本以及演讲散发出一种让人沉醉的美感。他是为数不多的、能随时随地把自己的独特的生活阅历和独特的发现

转换为诗歌的人。很少有人能同时在那么不同的领域里显示出同样的优秀。白桦是将自己揉碎了，熔在艺术里，他是那样痛楚地隐匿着本可以喷涌的感情——但他只剩下这样一种方式。

相当长的一段时空的留白，在这个时候，他得到了什么？一个感怀伤逝之人，他的敏感的心只有守住一分安宁，他可以拥有很多的时间凝望天边的一抹余辉，可以拥有很多的时间去回味一句台词，或者为了心爱的人的一句话而彻夜难眠。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漫长而苦涩的机缘里，他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去关注自己，分析自己，反省自己，看清自己，明了真正的自己，对“自我”有反复的注视，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恋”。他可以为自己骄傲，也为自己深深地遗憾、内疚。他再也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他可以自己做到这一点。这是生活给我们的必修课，可我们中的大多数都不能完成，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上帝的叹息声。

你看到的是一个风度翩翩，潇洒优雅，才情横溢的白桦。可是，他真的有点疲倦了，迟暮的忧伤已经深深地嵌进了他的皱纹，你在他那些炉火纯青又真诚炙热的文字里也许会和他一样，有着一层复一层的惆怅。像一个梅雨天的午后，读了一幕无从述说又缺乏听众的悲剧。可能有一天，会有更多的人看到他更多的作品——现在，他们还不能读到的。最重要的是，他还在写，我固执地相信，他这一生最重要最杰出的作品是他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完成的。这需要些时间，在我们是热切的期望，对白桦先生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但我们都知道这是充满悲剧意味的期待。就像今天，我们在如潮水一般的文化人中遇到你真正心仪的有文化的人，如同在一本旧书中无意间翻到一片薄薄的匠心独具的书签，是否也会让你泪流满面？

白桦的成就和关于他的一系列的与众不同，或者说，关于他和他的作品的评价需要时间来证明，大凡有着神秘

色彩和无穷回味的事都这样,这是当下的人们无能为力的事。相信时间可以证明,而且,一定证明得了!对于白桦先生而言这有些不公平,他那么敏感,一直以来都在为渴望爱,给予爱而几乎倾尽了一生,如果他能等到那一天,也许对他沉积复沉积的委屈是一种安慰。好在,他早已经习惯了遗憾,或者说,上帝让我们不要去打扰他一直以来对孤独的享受和所受的惩罚。他的朋友会帮助他完成将这样的期望延续,直到有一天变成现实。

在这部四卷集里的一百多万字中,有一个意趣盎然、多情善感、自我矛盾的人的生活,除却是一个作家之外,他更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了挚爱的人,无论生活厚爱或轻薄了他。他总是那样有着一份永远的天真、浪漫、单纯,不会因时光的磨砺而走样。让我怦然心动的是,人固有的善良、坚强、挚爱在人性的弱点和坎坷岁月的折叠下,反而会有异常炫目的光芒。

白桦,正像和他同名的树那样,秋天到来,它的绿叶也会转黄、飘落……但它一年四季、从生到死都会骄傲而孤独地挺立在大地上。

越冬的白桦

——代自序

昨天我还在秋风中抛散着黄金的叶片，
今天就被寒潮封闭在结冰的土地上了。
漫天的雪花一层又一层地覆盖着大地，
沉重的天空板着难以揣摩的老脸。

我所有的枝杈都在断裂、坠落，
我只能倾听着自己被肢解的声音。
一个无比庞大、无声而又无情的军团，
把我紧紧地围困着，风声如同悲哀的楚歌。

我只能紧闭双眼，引身向下、向无限延伸，
我不知道又过了多久，在深深的地层下，
一条非常纤细、非常敏感的根游向我：
——请您睁开眼睛看看，看看吧！

看什么呢？看堆积如山的冬云吗？
看斜插在僵死河流中的桅杆吗？
——请您睁开眼睛看看吧，看看吧！
我在她一再地央求下才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一棵噙着喜泪的小树站立在我的面前，
含情脉脉而又手足无措地凝望着我的惊奇；
让我蓦然看见了往昔的自己，酷似此刻的她，
捧着满怀数不清的绿叶和数不清的憧憬……

1999年7月 上海

目 录

书比人长寿

——《白桦文集》序 Ellenan•Dong(1)

越冬的白桦

——代自序..... (7)

妈妈呀,妈妈! (1)

远方有个女儿国..... (208)

白桦长篇小说要目..... (515)

妈妈呀，妈妈！

引 子

长江流域雨水充沛的夏天过去了。立秋以后一直是晴朗的天气，白天还像夏天那样炎热，好在太阳一落山江上就会刮起阵阵凉风。涨到几乎平了堤的江水飘浮着一团团灰白色的泡沫，长江上游的那些清澈透明的山泉大概都被山洪染脏了，江水非常混浊。没有风，所以也没有波浪，尽是深深的漩涡。毕竟是深秋了，只有那些不知寒暑的十岁上下的男孩子们还在赤条条地游泳，晒了一夏天的黑皮肤湿淋淋地反射着夕阳的光亮，像一堆从水里捞出来的青铜娃娃。他们从堤上跳到流速很快的水里，斜着顺流向江心游去，到了江心又争先恐后地爬上缓缓过江的渡轮，在前甲板上不住地用手抿着头发上的水，颤抖不已。水手们跳过去赶他们，他们就钻进满满一舱乘客中间乱串，蹭别人一身水，引起一阵阵骚动。特别是那些中学女生们，翘着嘴唇，半闭着眼睛喊着：

“没羞！没羞！”

渡轮还没靠岸，这些一丝不挂的好汉们就登着船舷跳上岸，爬上堤，重新像下饺子似地跃入江水。

即将调往中央某一个机械工业部任职的钟翎，从来没有机会在为了上下班赶车赶船的工人、学生们的人群中流动，这是第一

次,至少可以说是多年来的第一次。他觉得新鲜,心旷神怡而情不自禁地面带笑容。在拥挤的人群中流动往往会失去主观能动性和自己的速度,如果不能像那些无法无天的光屁股孩子们那样跳上岸,就得等渡轮在趸船边靠稳,水手抛了钢缆,拉紧,固定,放下舷梯,一开栅门就身不由己了,几乎用不着自己使劲就被人流冲上码头。

钟翎伫立在堤岸上,江水在自己脚下气势磅礴地奔向东方,他很自然地想起苏东坡那句千古传诵的诗句: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他眯着眼睛向江水飞来的西方看去,江水像镜面那样反射着很快就要随着夕阳沉没而消逝的霞光。他觉得眼睛有些酸,连忙闭着眼睛转过身来。这时,夕阳像和他捉迷藏似地在他身后落进江水,光亮、闷热的江城一下就荫凉起来。他揉揉眼睛,忽然发现东方又升起一片红光,他惊奇地眨了几下眼睛:这是什么?很快他就失声笑了。这不就是他自己领导了多年的钢铁联合企业吗!工人们把它称为火红的钢城的地方,那里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笼罩在红色的烟尘之中,只不过天空越暗,那里就显得越亮罢了。他只有五十刚出头的年纪,头上还没发现过一根白发,脸上的肌肉也没有松弛,眼皮没有搭拉下来,目光清晰明亮,嘴唇很薄,但两角下垂,显得有些严肃,身材适中匀称,一米七二上下,看上去只有四十多岁,一条平整半旧的布裤子,黑布鞋,短袖白色棉涤夏衫。如果不是他那从容的步伐,自如的仪容和面部表情显示出来的高度自信,谁也不会认出他就是一个相当一级的负责干部。

经常有人产生误会,以为钟翎是靠某种非常的机遇越级晋升上来的年轻干部。完全不对!他恰恰是扶着栏杆按阶梯升上来的老干部。翻开他的档案,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是同样简洁、让人肃然起敬的五字结论:“原则性很强”。五个字就足够了,这比一大篇其

它任何赞美的词句都要有说服力，就像五颗闪闪发光的钻石，比一堆辉煌夺目的金子、银子要宝贵得多。任何一级党委的组织部会毫无顾虑地提升他，委以重任，何况他的历史从根儿上都是鲜红透亮的。

为了告别这座城市，钟翎驱车走遍了繁华的市区，最后，他让司机老严把他送到长江北岸，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老严同志！给我两小时自由，两个小时！”和老严约定好，两小时后请老严开车在长江南岸的码头上来接他。

江上的晚风越来越凉了，但他也有一般人受热以后矫枉过正的情绪：贪凉。他愿意让刚刚还发烫的皮肤起一层鸡皮疙瘩。这时，一个三十岁不到的年轻母亲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走上堤来。年轻的母亲美丽而丰满，脸上泛着幸福的红光，她用潮湿的嘴唇在孩子胸上吻着、咯吱着，婴儿不停地笑着，肥胖的四肢乱踢乱打。虽然婴儿还不懂什么叫沉醉，但他的确是在狂笑中沉醉了。笑得喘不过气来还渴望母亲吻他、咯吱他。是的，母亲的吻、母亲的抚爱永远都不能满足他。钟翎出神地看着这一对母子。母亲累了，婴儿也累了，母亲把一块小花手绢铺在草地上，坐下来撩起有着细碎花朵的上衣前襟，把已经冒着奶汁的乳头塞给已经张着小嘴的儿子，儿子用小手抱着母亲的乳房，把头倒在母亲怀里，闭着眼睛用嘴拱着咬住了乳头，尽情地吮吸起来。长长地吸一阵子才睁开眼睛，吐出乳头，看看低着头正在看他的母亲，母亲的笑把他也引笑了，他得意地把一只玫瑰色的小脚丫塞进自己嘴里，妈妈用手重起轻落地在他屁股上打了一巴掌，这一巴掌使得他从嘴里吐出小脚丫，咯咯地大笑起来。钟翎乐了，年轻的母亲这才发现有人在看她，她又得意又羞涩地瞟了钟翎一眼。钟翎不好意思地走开了，思索着：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候吗？不可思议，但应该有过，人人都从那个时候经过，天真的醉意，香甜的乳汁，温暖的、汗津津的怀

抱,热烈的长吻,无休止的打闹,幸福的傻笑,手舞足蹈,吃自己的小脚丫……我那时候也是这样吗?记不得了,人怎么可能记得不记事时候的事情呢?

尽管钟翎往最遥远的记忆中的极限去寻找,那也是办不到的,只是一团朦胧的粉红色的雾。他从来没回想过人生伊始的事,回想得那么遥远干什么呢?那些事和今天有什么关系?几乎是没有任何关系。光屁股时期,咬母亲奶头的时期有什么原则?婴儿的原则就是爱和奶水,没有爱、没有奶水就哭,死命地哭,可以哭得死去活来。有了爱、有了奶水就笑,可以笑得透不过气来。笑够了、疯够了就睡,坦率到从孩子脸上就可以看到他的梦想……这些和世界上一切原则、主义是不相干的,世界上一切条条框框,一切道德、礼仪、思想,一切有约束的东西,对吃奶的孩子都是没有用的,也是无能为力的。婴儿把自己的依赖、渴望和生命自身都无条件地交给了母亲,母亲也无条件地用生命疼爱着自己的婴儿,以最高度的警惕保护着婴儿。如果婴儿有原则的话,他的原则就是母亲,因为母亲是人们儿时包罗万象的宇宙,宇宙当然也包括着人类的原则……

人们记不起自己儿时的样子,这并不能说哪个人不曾有过自己的儿时;也不能说哪个人一出生就记事,就懂得原则。不管是马克思还是一个没有任何信念的流浪汉,都有过自己记不起的儿时,有过!那是历史的客观存在,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人的儿时都有被载入史册的荣幸。但它存在过,就像钟翎眼前这个年轻母亲抱在怀里爱得笑、爱得哭、爱得叫、爱得唱、爱得吻、爱得咬、爱得不知如何是好的儿子……

一 杜玲

一九二七年秋天，在民众看来，七月十五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党“左”派政府倒向南京蒋介石右派政府那天起，武汉三镇就冷落了。激昂慷慨的革命演讲没有了，众志成城的民众大会没有了，农会会员赤着脚进城抓土豪劣绅，挂牌子游街的盛况没有了，女学生化装宣传没有了，全副武装的军政干校学生唱着“打倒列强”示威的队伍没有了，民众的笑声没有了，中国共产党那些公开出面的著名活动家们没有了……但是，在帝国主义买办、官僚、遗老和像蛇蝎躲过一场冬雪的土豪劣绅们看起来，从七月十五日那天起，武汉市又兴旺起来了，鸦片烟馆多起来了，妓院多起来了，便衣警察和荷枪实弹的巡逻兵多起来了，杀人的告示多起来了，茶馆酒楼里的墙上“莫谈国事”的小纸条多起来了，绿绒大轿多起来了，瞪着血红眼睛的少壮军官多起来了。老百姓一看见锃亮的马靴就开溜，怕莫名其妙地挨一顿毒打，甚至被当做“宁可错杀一千”其中的一个。

二十年代的汉口是列强的租界，大多是钢筋水泥的大楼、堆栈、商店、仓库等一些适应殖民商业的房屋；而武昌还保持着清末时期的全部旧观，狭窄的街道铺着青石板，商店很少，庙宇很多，经常可以在街上看到穿着宽大袈裟的僧尼，香烟缭绕，钟罄交响，好像这里从来没发生过革命，虽然谁都知道这里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发祥地，一九二七年北伐胜利后，这里又是举国民众寄以热望的革命高潮的中心，著名的中央军政干校和中央农民讲习所就是在这里创办的。而且都只是几天前的事情，现在忽然冷落了！只有善男信女的小轿不断来来去去，僻街冷巷的小院落散出桂花的幽香。昙华林一带那时候几乎还算不上市区，稻田和菜畦间有一些零落的瓦房。中共湖北省委最后一个机关设在一座独立的瓦